

这位瑞安人牛！黄宾虹、张宗祥等大咖为他作画

■林良爽

这位瑞安“牛人”，名叫陈光汉，可他在瑞安鲜为人知。近日，笔者无意中发现陈光汉与黄宾虹、张宗祥、余绍宋等名家大儒的交往，并作一些挖掘，发现他是近代瑞安一位不可多得的学界翘楚。

陈光汉其人其学

陈光汉(1912—1955)，字雁迅，塘下镇海安人。学者、诗人、文史专家。少从同邑宿儒余思勉、戴守雅(炳骢)学诗文，后进温州中学读书，为王季思、夏承焘弟子。高中毕业，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1937年6月毕业。毕业后，曾任温州学馆国文教习、温州中学青田分校国文教师、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助教。1947年进浙江通史馆，任馆员、采辑课课长，1949年供职浙江省图书馆，任研究员，从事图书校勘工作。著有《慈竹平安馆诗稿》《瑞安孙先生传记》《清代诗史》等。

陈光汉就读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？

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创办于1920年12月，时名为“无锡国学专修馆”，聘请国学大师、著名教育家唐文治为校长。唐文治在订立《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》时宣言：“吾馆为振起国学、修道立教而设。”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，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1949年8月改为中国文学院。该校是以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和研究对象、培养国学人才的高等专门学校，是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，其创办时间比清华国学院要早五六年。

唐文治(1865—1954)，字颖侯，号蔚芝，别号茹经，江苏太仓人。光绪十八年(1892)进士，累官至农工商部侍郎、尚书。曾出游日、英、美。1906年后致力于教育事业，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(后改名交通大学)监督达十四年之久，创办北京实业学堂、吴淞商船学堂等。1920年应



邀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，唐文治执掌无锡国专长达30年。无锡国专办学三十年，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国学人才，享有“北有清华国学院，南有无锡国专”之盛誉。

无锡国专名师云集，聘任的教师都是国学一流人才，如钱基博(古文学家、教育家，著名学者钱锺书之父)、陈衍(中国近代诗人。晚清宋诗派的重要诗论家，儒家、经学家、史学家、政治家、经济学家、陈柱(著名国学家)、梁漱溟(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)等，章太炎、饶宗颐等名家大儒都来讲过学。后期，瑞安李笠、周

余绍宋画墨竹为其母贺寿

江通志馆编纂，深得馆长余绍宋的信任，并担任采辑课课长，钻研地方文史研究，《瑞安孙先生传记》《谈瑞安孙黄二氏遗事》等就出自这期间。

余绍宋(1883—1949)，龙游县人，号越园、越园，别署寒柯，毕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。民国元年任司法部参事，平生旨趣尽在金石书画、画学论著、方志编纂，为近代著名史学家、鉴赏家、书画家和法学家。1943年5月出任浙江通志馆馆长，同

予同等著名教授也在该校任教过。

陈光汉，少师从宿儒，国学根底深厚，擅诗，加上在这样一所大师云集、国学氛围浓厚的学校，学习如鱼得水。他还担任过学习自治会卫生股长和庶务股长。在校期间，陈光汉经常向老师请教、讨论诗词等问题，曾把与陈衍老师讨论诗学方面的问题整理成《陈石遗先生答陈光汉诗学阙疑七则》一文，发表在《国专月刊》(第五卷第三期)；1936年，还向当时还未在无锡国专任教的夏承焘老师写信，请教论诗的宗旨问题，夏承焘作长信回复，全信以《论诗学与陈光汉书》刊载(《国专月刊》(第五卷第五期))。后来，夏承焘也来到无锡国专任教。

陈光汉与同学时常有唱酬，毕业前夕，10位同学的诗稿结集为《惠麓同声集》，校长唐文治应邀作序，陈衍为书封面题跋。陈光汉诗稿为《慈竹平安馆诗稿》，自题：“万卷虽多当具眼一言，惟恨可铭膺，陆放翁句。丁丑昏日，陈光汉录。”同学、诗友戴双倩写简介：“雁迅谱兄，名光汉，温州瑞安人。以孤鞠养念母氏劬劳之恩，颜其馆曰：慈竹平安。性爽直，耽吟咏于诗，无所不读，所作近体最工，笔善刻画，意思深沈，石遗、仲联诸师及当代词家夏瞿禅先生均亟器之。著有《山谷诗任注补》(光宣以来诗人述评)。双倩。”唐文治在序里写到：“同学陈生光汉等十人，将届毕业，哀平日所为诗文，名曰《惠麓同声集》，求问序于余，且求一言以为终身之诵。”唐文治还应陈光汉之请为其岳父六十岁作《钱廉叔先生六十寿序》。

邑孙孟晋(孙延钊)任总纂。余绍宋要出版诗集《寒柯堂诗》，请诗友指正，就陈光汉一人认真批阅后归还。“我曾见陈雁迅批校后返还本，朱笔所加几乎无空白处，以为须更改、修正者则贴以飞条，足见求教者心之诚，批阅者之认真。”1948年9月，余绍宋馆长为陈光汉母亲六十作画：“素节凛凛欺霜秋。东坡句。三尺屏条，墨竹，为陈雁迅之母六十寿。”遗憾的是未能找到这幅画。

黄宾虹、张宗祥赐画《慈竹平安馆图》

陈光汉的老师夏承焘是黄宾虹挚友。陈光汉寓居杭州时，与老师经常拜访黄宾虹。

黄宾虹(1865—1955)，祖籍安徽歙县，近现代著名画家、学者、山水一代宗师，西泠印社社员。在一次拜访时，陈光汉向黄宾虹乞画《补学轩图》《梅补轩读书图》。陈光汉给黄宾虹先生写柬：“湖海羁怀异昔时，秋风短发倍增思。真成违世志空壮，渐不如人觉觉迟。脱粟生涯书有味，腾情丘壑画相宜。因公更乞安心法，喜得从今犹尊师。俚句奉呈宾老先生大人乞画《补学轩图》，并请乞画。晚学陈光汉拜稿。”后又柬：“敬求赠给《梅补轩读书图》，嗚呼‘雁迅’。查初白《游白鹿洞诗》有‘吾生苦失学，悔往思补来’之句，翁粟溪评此诗亦有从何补起之叹，志大之感，今昔所同。余生三十又七年矣，少加孤露，长无树立，往事之可悔者，何可胜数，岂徒失学哉！岁月渐增，积益益多，而人事之纷扰，愁殆更甚焉，则思以补来者，又不知在于何日也。虽然，修名非可强致，杜梅乃亦徒劳，昌黎不云乎存于己者，吾将勉之，则唯有努力读青而已。敬求宾老先生赐绘一图，并乞诲示，愚之坐右，听夕相对，藉资警勉，庶庶吾志尔。晚学陈光汉敬叩。”

陈光汉还以母亲六十大寿，请黄宾虹绘《慈竹平安馆图》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黄宾虹为陈光汉画的《映碧斋校史图》《慈竹平安馆图》两幅画，可惜的是《补学轩图》《梅补轩读书图》两幅画作，现在还未能找到。从画作落款看，时年黄宾虹已八十六岁，从中看出，他对后学的关爱、提携。

1949年，浙江通志馆解散，9月，陈光汉转到浙江图书馆工作，任研究员，从事图书校勘。时任图书馆馆长就是张宗祥。1950年秋，张宗祥也为陈光汉母亲六十寿作画。

张宗祥(1882—1965)，浙江海宁人。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，著名书法家、版本学家，亦善绘画，擅长古籍校勘。在浙图，陈光汉从事图书校勘，特别致力于校勘《结琦亭集》，还为图书馆收藏到《敬乡楼丛书》。文史研究成果丰硕，期间，在《文物参考资料》上发表《把编制书目提要的工作重视起来》，在《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》上刊发《本馆采编部业务座谈会记录汇报》，在《图书馆通讯》上发表《研究优秀古典文学的两部著作——〈屈原赋今译〉〈杜甫传〉》《学习不朽的巨人斯大林同志——读〈斯大林传战略〉》。在《光明日报》分别发表《读杜偶记》《洪昇生年确证的材料及其它》《关于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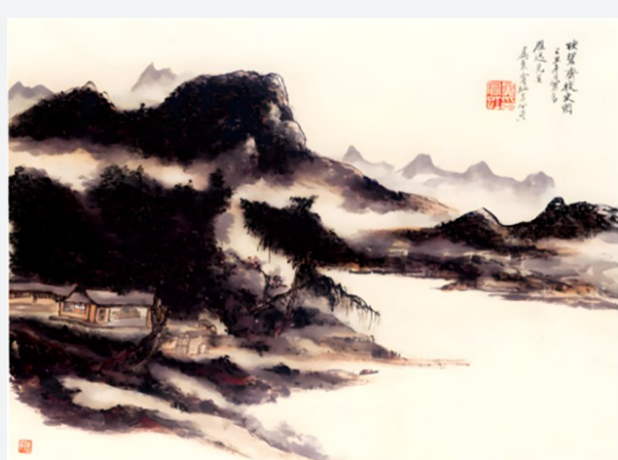
义和团〉的一些意见》，敢于向权威挑战，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与钱大成合纂《清代诗史》。

除黄宾虹、张宗祥、余绍宋为陈光汉之母六十寿作画外，《黄宾虹年谱长编》里还记载徐元白、田寄南两人也有作画。

徐元白(1893—1957)，浙江台州人，金石书画名家、现代浙派古琴泰斗。1947年，与马一浮、张宗祥、徐映璞、吕佛庭、蒋苏庵、孙慕唐等组织“西湖月会”，研讨书画、琴棋、金石。徐元白自题：“虚心自得慈祥气，劲节方登康乐天。属为孝思图一页，养亲馆外景无边。丁亥大署，为雁迅老兄作《慈竹平安馆图》。花厅轩徐元白。”田寄南自题：“己丑仲春，为雁迅先生写《慈竹平安馆图》。山阴田寄南。”

夏承焘为陈光汉作《好事近》。词前有记曰：“雁迅以其《慈竹平安馆图》属题，寿其节母六十。”

就是这样一位颇受名家大儒青睐的学界翘楚，在“反胡风”“肃反”运动中，因在台湾台北公署任职过，陈光汉自认有问题，于1955年8月20日在西泠桥附近自杀身亡，年仅43岁，一颗学界新星就此陨落。陈光汉今不为所知，以此文钩沉往事，记下瑞安学人的一点史料，为瑞安文化留下一点遗存。



题识：映碧斋校史图。己丑冬日，写为雁迅先生属。宾虹年八十八六。



题识：“竹比節，松祝壽。慈母恩，永不朽。庚寅秋，雁迅兄属为其母氏六十寿辰作此。张宗祥。”

两座石梁桥钩沉周家事

■虞秋生

七十年前，飞云江下游南岸锦屏山下，有两座毗邻的小村庄，坊额底村和新渡桥村。飞云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曹村港由南至北从村西头穿过，注入入海；位于锦屏山西面的锦屏溪自东往西流过新渡桥村，汇入到曹村港中。

乾隆《瑞安县志》记载，南宋隆兴、乾道(1163—1173)年间，来暮乡永安市飞云江支流曹村港上建起了一座三孔梁式石桥(俗称石板桥)。此桥跨度10米，桥面宽2.5米，桥墩由块石砌筑，每孔桥面并排直铺五块长石板。因为从前此处以木船渡人，人称新渡，故村民给石梁桥起名新渡桥(也叫新康桥)。居住此地的村民，用桥名起村名，渡桥村村名由此而来。此桥东接仙降，西连马屿，南通曹村，为往来要道。

在新渡桥东面约150米处的锦屏溪上，即现在新渡桥村新桥路233号处，还有一座一孔铺五块长石板的石梁桥，人称五板桥。桥梁跨度3米，宽2米。此桥建于何时已不可考，《新渡桥村志》(北京图书出版社出版)推测，此桥大约建于元代睿宗拖雷(1227—1229)年间。此说法并无史料佐证，所以不能确认。据村里文史爱好者讲述，此桥因与周坦之孙周晟江之事相关，故事代代相传，桥的历史跟着演进，以此推定五板桥建于宋末元初较为靠谱。

周坦丢牛惧担 避睡新渡桥下

周坦(1201—1263年)，字平甫，号瑞江，安固县来暮乡永安(现瑞安仙降坊额底村)人，父母早歿。

6岁起，周坦跟随叔父一家生活，家境清贫。为分担叔父家生活压力，周坦从小就给村里一养牛户放牛。清乾隆《瑞安县志》卷十《杂志遗事》载：“一日牧牛，失其牝。惧担，不敢归，夜卧新康桥下。遥见火光中人马一簇，来至桥所，惊曰：‘状元在其下。’”

翻译成现代文，大意是：有一天，周坦放牛时，不慎走失了一头母牛，因惧怕受罚而不敢回家。天黑时，他躺卧在新渡桥下睡着了。不久，一队人马提着灯笼，簇拥着一位官员向桥这边走来。至桥边时，突然有人惊呼：“状元在桥下面！”周坦被惊醒，见夜色已深，这才赶紧回家。

这则故事，按常理分析，多数情节应该可信。古代农村，家庭条件不好，又不到下地干农活的年龄，给别人家放牛很常见。丢了一头牛，担心家长训斥、牛主人家责罚，在桥下暂躲一下也在情理之中。此桥是瑞安通往文成的主干道，官员公差从此经过也很正常。但在此时断定年纪尚小的放牛娃就是状元，明显有编造故事、美化吹捧的意味。虽然，周坦在37岁那年，即南宋理宗嘉熙二年(1238年)，从423人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南宋王朝第37位状元。那是后话。

因曹村港经常出现洪水泛滥的情况，新渡桥常被洪水淹没，甚至被冲塌，石桥屡修屡建。

清嘉庆《瑞安县志》载，明万历十五年(1587)，瑞安县令章有成在老桥上游约100米处，按原样进行了重建。又过去了300多年，古桥桥风沐雨，损坏严重，险象环生。民国廿五年(1936)，当地乡绅捐献3100块银圆，以古桥原样重建，在桥的左右两边加上了青石护栏，每边各20根栏杆柱。

1956年修建瑞景公路(老的56省道)瑞安至马屿段，要经过此桥，石桥被拆，建起了钢筋水泥桥，桥名不变。1957年11月14日通车后，桥面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。至此，这座饱经风霜、存续了700多年的古石桥淡出人们的视线。1962年，老桥桥面上的15块大石板，被江浦公社要走，铺在了江上浦五保村通往浦西街的桥上，也算物尽其用了。2010年石板桥改建钢筋水泥桥后，15块大石板没了踪迹。2005年，新的56省道(现称322国道)正式通车，车辆改走新路，新渡桥交通功能弱化，但通行作用仍在发挥。

周晟周乐悲壮沉江 五板桥四块石续传

《元史》载，方国珍(1319—1374年)，台州黄岩人。祖上世代以贩盐浮海为业。1348年，黄岩人蔡乱头起兵反元，方国珍冤家告发其与蔡乱头相通，官府派兵追捕方国珍。方杀了冤家，逃入东海，在海上聚众数千人，专事劫夺朝廷海运粮食。后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成为东南沿海势力最大的海贼。方国珍盘踞温州，其兄



位于新渡桥村新桥路142号的坎下桥，桥面四块长石板由五板桥移来



坊额底村新的状元牌坊，建于2006年。老的状元牌坊离此约150米处

方国璋占领台州。

周坦育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名泰登，号鲁山，以父荫补承务郎(八品官)，管两淮制置司机宜文字，后教授福州教授(元代地方官学中的教官)；次子名元登，号亦山，也以父荫补承务郎，辟管浙西盐场。周氏族谱记载，周泰登有一子，名周晟。因朝代更迭，与周坦又系隔代关系，就没有了荫庇补官待遇，闲居坊额底村。

《元史》卷198《孝友列传》记载，周晟通经能文，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士绅。1352年(即元至正十二年)，方国璋集海船200余艘，从台州进犯瑞安。船只在飞云江永安市地界停泊，贼寇上岸到周边村庄抢掠钱财，拘周晟，经过新渡桥村五板桥，置于江中船上，要求周晟随其反元，周晟不肯。因周晟年事已高，其子周乐(周坦曾孙)，随父上船，侍服在侧。在船上，贼寇大小头目威逼利诱，使尽各种手段，周晟就是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。方国璋恼羞成怒，要周晟于飞云江。周乐在旁泣告：“我家还有祖母需要奉养，请留我父，让我代父去死。”海贼不允，沉周晟于飞云江中，周乐紧抱其父不忍舍，父子同时遇难。事后，永嘉县丞周叙深为感佩，做《周孝子歌》一首予以歌颂。

乾隆《瑞安县志》记载，明太祖朱元璋，为表彰周乐行孝精神，在坊额底村建孝友牌坊。牌坊建在何处，现有两种说法。一说在周家家门口这条马路上，即坊额底村坊额底路7号门前。周家正对面向一户人家门前地上躺着一根牌坊石柱，户主信誓旦旦说这就是那座孝友牌坊石柱；一说孝友牌坊建在现在永安堂这块地上，其根据是堂内存放着牌坊石柱。两种说法莫衷一是。

明代温州府推官(正七品，掌理刑和赞计典)林桂，天启七年(1627)曾写诗赞孝友坊：“太祖荣旌孝友门，一朝重整万年存。当时嘘吸中流水，化作恩波遗子孙。”

1956年修建瑞景公路，五板桥被拆除，桥下锦屏溪被泥土碎石填埋，改造成了公路。五块大石板中的四块，在1962年修建坎下桥时，用在了此处。坎下桥位于新渡桥村新桥路142号旁。如今，站在桥边，模糊可见大石板横侧面有十几个凿刻文字。大概是角度不好的缘故，站在岸上，许久都无法辨认石板上的文字。如有船，置于桥下，应该能够辨认。大家推测，所刻的字，应该是捐献石板的人名和时间。另一块板已经不知所终。

瑞安大地，既有江南沿海冲积平原特点，又有山岳丘陵地区特征，河道密布，溪沟纵横，形式多样的石梁桥、石拱桥逾800座。随着时间不断推移、社会发展需要和自然形态变化，许多桥梁如新渡桥、五板桥一样，渐次淡出人们视线。但每座桥具有的独特构造工艺文化，桥存续时的历史文化，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文文化，不会因桥的消失而消失，而会成为人们铭刻在心间的乡愁记忆和精神寄托。